

商頭碼
吉城太倉
為三國
異於此
出報而
得名
史凡光明
河埠隆
近通
高橋好
商旅雲集
盛澤之
不國碼

太倉港發展史

TAICANGANG FAZHANSHI

太倉市史志辦公室編

西安地圖出版社

太仓港发展史

TAICANGGANG FAZHANSHI

太仓市史志办公室 编

2005年5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仓港发展史 / 太仓市史志办公室编. — 西安: 西安地图出版社, 2005.6
ISBN 7-80670-806-5

I. 太... II. 太... III. 港口—历史—太仓市
IV. U65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9650 号

太仓港发展史

太仓市史志办公室 编著

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 邮政编码: 710054)

新华书店经销 无锡江溪书刊印刷厂印刷

1168 毫米×850 毫米 1/32 开本 10 印张 180 千字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000 册

ISBN7-80670-806-5/G·167

定价: 38.00 元

《太仓港发展史》编委会

顾 问：程惠明 浦荣泉

主 任：孙耀明

副主任：张志明 盛 蕾

编 委：陆卫东 陈一飞

王晓东 史敏斋

陆冬泉 吴聿明

主 编：史敏斋

副主编：陆振兴 顾肖峰

编 务：章昌健 邢友来


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黄菊视察太仓港

太仓港发展史



省委书记李源潮视察太仓港



港区吊塔



太仓石化码头一瞥

太仓港发展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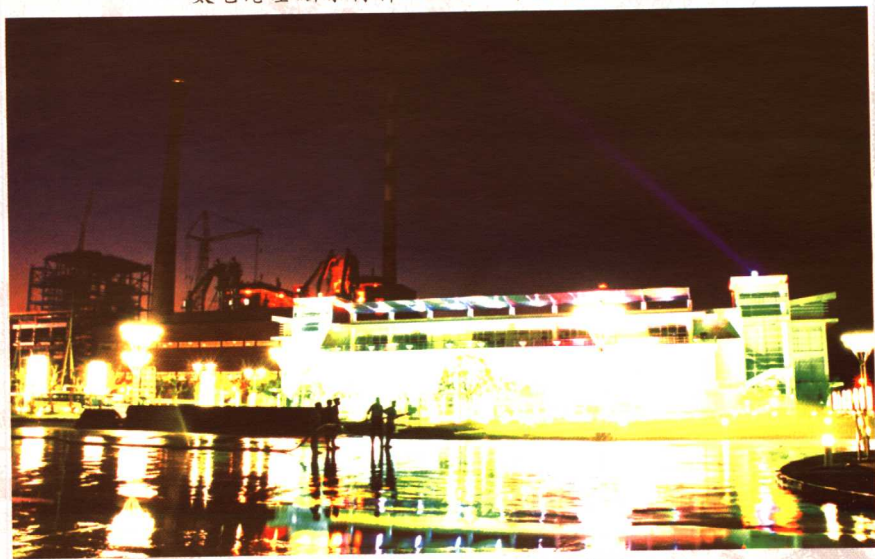
太仓港石化工业园区—江苏长江石化公司



太仓港造纸工业区—玖龙纸业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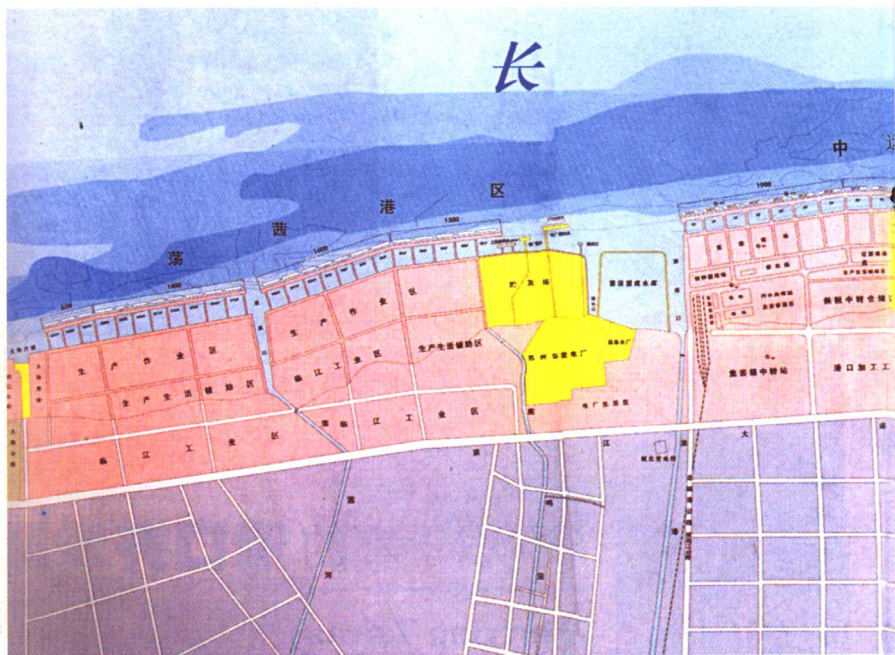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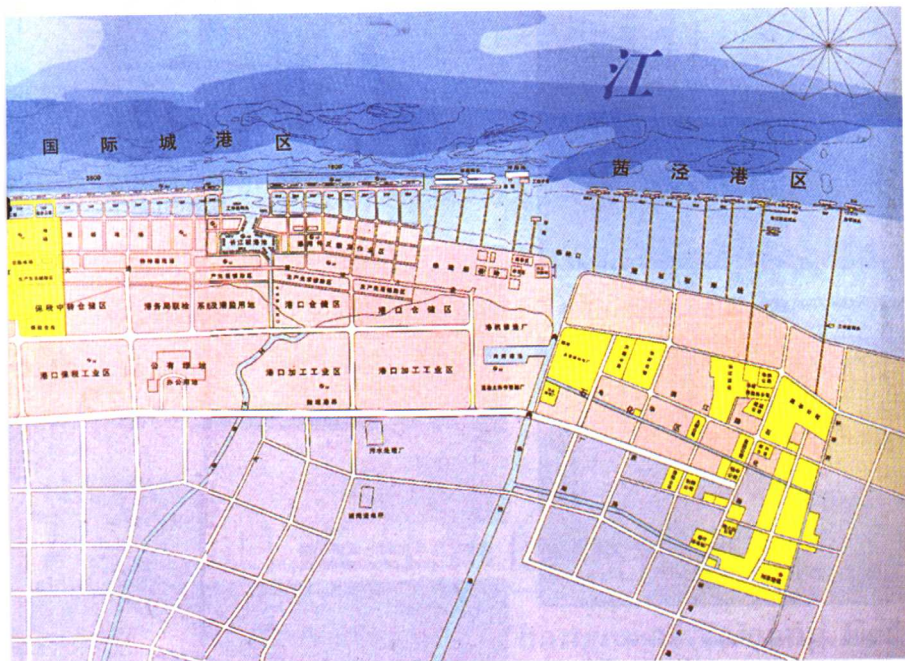
太仓港基础原材料工业区—华能电厂鸟瞰图



太仓港基础原材料工业区—环保电厂夜景

太仓港发展史





港口开发区规划图



六国码头通商图



前 言

公元一四零五年，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，满载明王朝帝国的金银珠宝，丝绸瓷器，名贵工艺品，浩浩荡荡地驶向波谲云诡的太平洋和印度洋，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七下西洋“礼仪安邦”的政治远航。它把明王朝统治的强盛，推向了巅峰，也使江南“天下第一码头”的繁盛，又一次地炫示到了极致。但是，仅仅几十年后，郑和的庞大船队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它的起碇港，曾经是帆樯林林，贸盈市集，被称作“通都大邑”的盛况，也随之销声匿迹、荡然无存了。数百年后，直至二十世纪末，它再也没有崛起过，只留下了黄卷青史，遗物遗址，以及人们传说中的几缕记忆。历史似乎总是走着它那由盛及衰、虽败犹荣的轮回。

远在隋唐时期，江南古娄一个静谧的小村落，倚枕长江，濒临东海，人口不满上百，一派尚未开化的田耕渔猎景象。历史却偏偏选择了这个小村落，注定了它在日后成为通都大邑而盛极一时的命运。唐王朝后期，地方势力纷纷崛起。当时的南北运河年久失修，续

通续断,中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严重阻塞。为争夺路驿水运权,实行地方垄断,刺激了江南港口群的肇兴。古娄的那个小村落,如同江南的其他港口,在地方势力的羽翼下正在悄悄地崛起。到北宋后期,在对辽战争和反击金军南侵中,江南的港口并没有遭受重大创伤,反而日益巩固了江南经济中的雄踞地位。南宋政权被迫迁都江南以后,为了稳固风雨飘摇的政权基座,实行了偏安东南的政策。但是,南宋朝廷及其统治集团,为了补偿战争的劫后余生,远比北宋时期更加疯狂地对江南进行掠夺。大量的岁入赋税和商贸货物,通过纵横东南的水运港口源源不断地运至南宋大都临安。政治中心的转移及其对港口的倚重,吸引了经济力量新的集聚。此时的古娄小村落,早已揭去了昔日的神秘面纱,逐渐显露出商埠码头雏型的真相来。在历史上,政权的变迁似乎难以与偶尔一得的江河改道相提并论。如果说,当时都城临安的外港——杭州湾上澈浦港的兴起,是南宋政治作为的象征,那么,江南另一个盛兴一时的青龙港,因淤塞改道日渐衰微,则完全是地理变通的巧合结果。上海青龙港的萎缩,并没有改变江南港口群蓬勃发展的趋向,代之而起的却是青龙港附近的上海浦。江南水系的嬗变,仿佛预示着港口群正在悄悄地进行着由散而聚、重新组合的自然选择,以及核心港的易位和重新崛起。于是,那条同处江南,水脉相承,水性相近的娄江上,古



娄的商埠码头，正酝酿着它的未来，将接受历史对它命运作出的重新选择。

到了疆域广大的元朝，构筑发达的水陆交通，对于驰骋南北、挥戈东西而雄心勃勃的游牧民族的皇权统治来说，是至关重要的。因此，元朝政府重修运河，开辟海运，统领全国驿站，不断扩大海外贸易，要去实现它南粮北运的经济统治。隋炀帝当年开凿的南北大运河无法承担更大规模的运载任务。这需要寻找一条新的捷径。而此时的娄江，盛载着浩瀚的太湖水，直泻入海，已经发育成为体量丰满的江南潮运第一江。当年古娄的商埠码头刘家港，也已成长为江南唯一的深水大港。漕粮北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刘家港的肩上。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刘家港。当历史的选择遵循着自然主义与完美主义相统一原则的时候，不管形式如何，都是一种何等公平的选择。因为历史总是把率先成熟的自然和文明，先在地推向历史的前台，即使是短暂的一瞬间，也会让它们淋漓尽致地轮番演出。历史也绝不会让发育畸形的文明去充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。刘家港作为漕粮北运的起碇港，表现了元王朝的帝国意志。在这种皇权意志对自然进行抉择的时候，自然其实早就对这种选择作出了公正的裁决。自然本不可选择。而刘家港无需去选择历史，历史已经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它，决定了它的命运。元王朝在短短几十年，在刘家港沿线，建筑了几十里长堤，大吨位的码头泊位，

海运仓储和海事机构，迅速地扩大了漕运规模。从长江中下游地区，乃至温、台等沿海地区，缴粮的船队万艘如云，气势恢宏，都集结在刘家港。日本、琉球、高丽、安南、暹罗等国的蛮商夷贾，闽、浙、广等地的商人，辐凑云集，蔚为壮观。刘家港成了当时江南蜚声中外的“六国码头”，“天下第一码头”。刘家港的崛起，奠定了太仓在江南的重要地位。太仓的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获得的巨大发展，哺育了刘家港进一步的发育成熟。以至于到了明朝初年，历史又一次向太仓投下了机缘，再一次选择了刘家港。明朝永乐元年，江南大水连绵不断，河港淤塞，洪水暴涨，灾难十分严重。特别是吴淞江入海处，沙泥充斥，芦苇丛生，绵延上百里。水无所归，必定积患成灾。明朝政府决定引导吴淞江水，进入刘家港北出，注入大海。历时两年的浩大的“掣淞入浏”工程一旦完竣，出人意料的结果是，刘家港的水势徒然大增，“面势宏阔，洄涛奔壮”，竟然能承载起海船巨舶自由进出。这无疑为郑和数百艘宝船七下西洋，奠定了起碇港优越的自然条件，进而使太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播灿烂的夏华农业文明的起锚地。港口是江海湖泊的驿站。港口经济是一个综合度极高的经济体系。它具有产业延伸，新兴产业萌起，以至社会生产力重新改组创新的广阔空间。它具有聚合周围城镇经济的核心力量，能获取规模经济的规模效应，因而是域内外贸易最大的市场。港口的发展，必然



带来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。在元代，刘家港的海运漕粮，奠定了太仓“通都大邑”的历史地位。刘家港以广袤富庶的平江大地作为经济腹地，以政府海运漕粮作为主要的物流产业，由此带动了商贸经济的发展，凸现了传统农业经济向更高层次社会分工裂变的一切显著特征。一二八六年，元政府在浏河镇设立了行泉府司，至一三四二年，又在太仓设立市舶提举司，从政府行政管辖的体制上，确立了太仓作为海运商贸大县城的地位。于是，全国各地的官吏、商贾、漕户、手工匠人以及外国商人纷纷聚集到太仓。人口的迅速增长，刺激了集镇规模、商业街区的拓展。当时的太仓，已经形成东西南北纵横毗连的商贸城市雏形。到了明初，郑和下西洋打通了太平洋、印度洋的航道，来华的使节贡使络绎不绝。他们踏上中国大陆土地第一步的地方，就是享誉中外的刘家港。太仓成了沟通亚非各国重要的枢纽港，太仓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外交史增添了浓墨重彩。郑和下西洋的宝船，无论远航还是返航，都集结于太仓。太仓为数万名船员，上十万民夫，提供了给养、驳运和装卸。大量的官商采办和民用消费，加深了社会分工，拓展了农副产品、手工业产品交易市场的边界，促进了太仓纺纱织布和造船业的蓬勃兴起。纺纱织布成了太仓家家户户的第一副业，土布、夏布远销海内外，甚至连皇帝皇妃、宦官大臣们也要享用，一次竟“征取岁六千匹”。商业的发展，反哺了农业，刺